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

詳校官修撰臣錢棻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李棻

謄錄監生臣沈安邦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一

昭陽協治一年晉王李克用始封於晉存勗嗣封及即大位自以繼唐有天下國遂

號曰唐通鑑曰後唐以別長安之唐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上

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也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突厥處月別部居沙陀磧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為姓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有功於唐賜姓名李國昌編於屬籍克用赤心之子也五代

會要曰執宜沙陀府都督拔野古之六代孫歐陽史曰拔野古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

同光元年是年四月始即位改元春二月晉王下教置百官于四

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四鎮河東魏博易定鎮冀朝直遙翻相息

亮翻下同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盧質慢罵晉王諸弟又能

辭相位于惟新之朝是必有見也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

察判官盧程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考異曰

薛史作盧澄今從以質為禮部尚書梁主遣兵部侍

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

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

稱尺證翻

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

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

將即亮翻

惟不改元

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

以建國不肯復稱鎮海鎮東軍節度

以清海節

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

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

使疏吏翻曰十國紀年

考異錄功

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難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通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為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人苦其

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食用紬布常膳惟薺漆器寢
帳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
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為長夜之飲遂罷錢易
家語稱鏐公宴不貳羹載衣必三澣然後易劉恕以為
錢元瓘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勳業志戊
中英政錄弘侖子易撰家語飯子惟演撰錢氏慶系圖
譜家王故事秦國主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實尤
多虛美隱惡甚于它國按錢鏐起於貧賤知民疾苦必
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為也今從家語

李繼韜雖受晉王命

為安義留後

事見上卷上年

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

從而問之

復扶又翻問古范翻

曰晉朝無人

朝直遙翻

終為梁所併耳

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

張居翰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天復

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劉仁恭匿居翰于大安山之北谿
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
其兵晉遂取潞州因
以居翰為昭義監軍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

任音

琢蒙

復說繼韜曰

說式芮翻

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

亦勸繼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

為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

更工衡翻

以繼韜為

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為質

質音致

安義舊將裴

約成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

故使謂繼韜父嗣昭也十

二年為一紀使疏更翻

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讐不幸捐館

死謂之捐

館言弃捐館舍而逝也

樞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

弃君事讐不惟背君亦背

親之教命背蒲昧翻

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

將董璋為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

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

郭威事始此歐史云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為吏所執繼韜縱使亡去

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

帥所類翻

崇韜薦橫海節

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已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

興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李嗣源時從晉王
總兵使領橫海節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

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

曰遂者先有即位
之心而今遂其事

也國號大唐大赦改元

因唐國號改天
祐年號為同光

尊母晉國太夫

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

君子
以是

知帝之
不終

以豆盧革為門下侍郎盧程為中書侍郎並同

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

徐無黨曰樞密使唐
故事宦者為之其職

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均矣余按唐末
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非甚微也特專

用宦者為之耳項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它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盧質馮道為翰林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郎樞密歸之內侍

即租庸使

宋白曰租庸使自天寶三年韋堅始

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為

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

李絳相唐憲宗有直聲

詔盧程詣晉陽

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為武皇侍

姬太妃嘗勸武皇善待之

晉王克用謚武皇帝

太后亦自謙退由

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怵

怵不自安

怵女六翻怵女夷翻

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

沒於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歔

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

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它能上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

僚故用之

按歐史豆盧為世名族革父瓚為唐舒州刺史唐末之亂革避地中山為王處直判官盧

程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末避亂變服為道士遊燕趙間豆盧革為義武節度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為河東節度推官帝議擇相而唐公卿故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循已死盧質又辭故用革程興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初

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

梁貞明五

年李紹宏出幽州事見上卷

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已上

惡烏路翻

乃薦張

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

唐制宣徽

使在樞密使之下且權任不及遠甚

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

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効應為租庸使衆議以

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

孔謙魏州孔目吏也晉王得魏州以為支度務使

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以魏州為興唐府

建東京

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即位升魏州為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為興唐縣貴鄉為廣晉縣

又於

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

度判官王正言為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

候孟知祥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

圜為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

京當作都

皇子繼

岌為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

按後唐洛陽有西宮興聖

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府舍為興聖宮宋白曰唐莊宗即位於魏州宰相豆盧革因進擬為興聖宮以皇

子繼岌為興聖宮使

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十三節度天雄成德

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鳳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

義五十州魏博具瀋相鄆洛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

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妫儒武忻代嵐

石憲麟府并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

潞二州已附于梁止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

閏月追尊皇曾祖執宜曰懿

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

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

下為七室

唐廟四
親廟三

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還從

宣翻又
如字

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

鈔楚
交翻

幽州食不支半

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

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

思遠屯楊村

戴思遠屯楊村事始上卷
梁貞明五年先悉薦翻

留順密與巡檢

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顥守鄆州

燕音煙姓也
顥魚容翻

順密言

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顥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弃數千人

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

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

乎

鄆州本東平郡

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

事見二百七十年卷梁貞明四年

常

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

劉題七喻翻此必利翻按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津東阿東南至鄆州六十里以下文夜度河

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度口日已暮陰雨道黑將

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

至城下鄆人不知

此是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阿縣治所

李從珂先

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

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顥奔大梁嗣源禁焚掠

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勣判官趙鳳送興唐

都

郎翻唐於魏州置興唐府

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

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郢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

顥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

陝陽職方考
梁置宣化軍

於鄧

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詰去

吉翻趣
讀曰促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

見賢

翻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

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

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

可救也

敬翔以王彥章一時健闖而取之耳觀
其用兵無遠略烏足以救梁之亡乎

梁主從

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

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

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

之

唐韻唐突作僇突又作盪突唐盪義同也史言晉王善於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

守殷王

幼時所役蒼頭也

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奴名曰會兒帝讀書會兒常侍左右

又遣

使遺吳王書

遺唯季翻

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

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

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溫乃止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

失笑

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

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

九域

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

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

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

楊村順流

趣德勝水程十八里耳鞴蒲拜翻韋囊也鼓以吹火

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

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

更工衡翻趣七喻翻

天微雨朱守殷

不為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

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

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

景店諸寨皆拔之

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以為名店都念翻崔豹古今註曰店所以置貨鬻

物也有姓景者先嘗設店於其地因以聲勢大振帝遣為名凡此皆河津之要晉人立寨守之

官者焦彥賓急趨楊劉

超七

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

奔德勝北城撤屋為棧

棧音伐大曰棧小曰枋

載兵械浮河東下

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于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

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

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

比及楊劉

比必寐翻

殆亡士卒之半

此謂自德勝浮河東下之士卒也

已已

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

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

艦戶黯翻艘蘇遭翻

城垂陷者

數四賴李周恣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

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于帝請日行百里以

赴之

帝在澶州距楊劉幾二百里

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

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壑壘重複

嚴不可入

重直龍翻

帝患之問計于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

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

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

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詞知

詞古永翻
又翔正翻

徑來薄我

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

令力經翻

挑徒了翻

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

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

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

歐史曰康延孝代北人為

太原軍卒有罪亡命奔梁

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

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
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
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

度河築城晝夜不息

馬家口謂博州東岸也郭崇韜自
楊劉夜發倍道而行恐衆人知之

故也

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

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

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

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

先志薦翻

四

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

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絕斂艦

帝艤舟將度

間古覓翻使疏吏翻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斷丁管翻絕息列翻索也艤魚倚翻亦作

儀漢書引義整舟向岸曰儀

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

麻家口馬家口鄒家口皆沿河

津渡之口亦因其土人所居之姓以為地名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

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帝不誅朱守殷以成絳霄殿之禍

秋七

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奔鄒家口復趨楊劉

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

敗補邁翻春秋晉宋

曹衛同盟於清丘杜預註曰清丘今在
濮陽縣東南此因古地名以名驛也
段凝以為唐兵

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段凝聞清兵驛之敗

以為唐兵已自上流度河過汴而彥章等方與唐相持於下流責其深入鄆州之境無救于大梁之危也史言段凝內有所恃而陵主帥數所具翻
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戊午

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

火棧焚其連艦

連艦即列於河流以斷援兵者

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

至鄒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

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暈死者且

萬人

喝於歇翻傷
署而死也

委弃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

錫古
禾翻

釜也王彥章掩晉人之不備取勝于一時
持久則敗矣使梁能終用之亦未必成功

楊劉比至圍

解

比必
利翻

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

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當盡誅姦

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

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

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

沮在
呂翻

撓奴
教翻

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

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

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考異曰歐陽史云

未帝罷彥章以段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

今從實錄

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

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勞力到翻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

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

少尹任團團之弟帝之從姊壻也

從才用翻

詣程訴之程罵

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

豸馳爾翻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團訴

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

相息亮翻

乃敢辱吾九卿欲賜

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裴約遣間使告急於

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梟獍

李嗣昭義兒也以齒於帝為兄獍讀如鏡

裴約

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

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

彈丸之地言其小也自并路窺懷洛則澤州為要地

帝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然彈徒旦翻

卿為我取裴約以來

為于偽翻

八月壬

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帝深惜之

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

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漢博木翻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

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

監古街翻

考異曰歐陽史以為太祖時事按晉人取魏

博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曾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况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疎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梁主曰

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

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

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

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

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

詢詢

足為于偽翻詢許拱翻又音凶義與洵洵同

恐貽國家深憂

張宗爽此言必敬翔

等欲借其重以覺寤梁主

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

言國勢之

危已如

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

為段凝誤梁張本

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村自高陵津濟河

新唐書地理志

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津王村亦因土人王氏聚居之地為名將即亮翻

剽掠澶州

諸縣至于頓丘

剽匹妙翻澶時連翻

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

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

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

宋白日朝城縣屬魏州本漢東武陽郡其後為縣唐武后改為

武聖開元七年改為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

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

來奔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

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

屏必郢翻

又昇正翻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

朝直遙翻少詩沼翻下同

然迹

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

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

如溫昭圖以納賂而得名

藩段凝以納賂而得大將之類

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

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

斂力

瞻翻又上聲
行戶剛翻

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

近臣監之

如張漢傑監王彥章
軍之類帥所類翻

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

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號澤潞之兵自石會關

趣太原

陝失冉翻
趣七喻翻

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

鎮定

相息
亮翻

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

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

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

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

康延孝之

計與李嗣源郭崇韜所見略同

帝大悅

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

韓昭

唐末之遷洛也改保寧殿為文思殿蜀蓋襲唐殿名

內皇城使潘在迎

考異曰在迎

先為內皇城使貶雅州蜀主北巡為馬步使今不知何官故且稱其舊官

武勇軍使顧在珣

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

朝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

史言蜀主有陳後主之風豔以

膳翻和戶卧翻嘲陟交翻譔近却翻俚音里褻息列翻樂音洛

在珣彥朗之子也

顧彥朗唐

昭宗時帥東川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

斷丁亂翻

恣為威虐

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錯庾傳素等

錯口各駭翻

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

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

陳三閣見一百七十六卷長城公至德二

年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

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

宣華苑

重陽九月九日也九陽數也九月而又九日故曰重陽重直龍翻按路振九國志蜀主乾德元

年改龍躍池為宣華苑

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杜稷將危流涕

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

問古蒐翻人有醉後而涕泣者俗謂之酒

悲呼
到翻

因諧笑而罷

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

南

魏州臨河縣南也隋志開皇六年置臨河縣新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省澶水縣入馬澶水即澶淵避

高祖諱更淵為水臨河澶淵其地蓋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縣魏孝昌中分汲郡置黎陽郡領黎陽東黎頓丘三縣此即東黎也隋開皇五年置

臨河縣

九域志臨河縣在澶州西六十里

澶西相南日

有寇掠

澶州之西相州之南也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

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

之積不支半歲

喪息浪翻斂力贍翻積子賜翻又如字

澤潞未下盧文進

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

此即言梁龍德二年契丹入鎮定境

傳聞俟

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

即康延孝

之言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

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

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

梁取衛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盡取河北獨黎陽為梁守

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

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

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

梁太祖開平二年帝嗣晉王位

始戰於夾寨至是年凡在兵間十七年櫛側悉翻

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讐恥也

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

不能守而弃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

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

誰為子
偽翻

臣嘗細

訪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

度徒
洛翻

日夜思之成敗

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

河自固

段凝自酸棗決河注鄆
州以限唐兵號護駕水

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

復為備

復扶
又翻

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

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

降者皆言大梁無兵

根本內虛為敵所窺所謂重戰輕防未有不敗亡者也降戶江翻下

同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

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

汶水過鄆城南

春秋以鄆謹龜陰為汶陽之田是也汶音問

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

敗其前鋒於遞坊鎮

敗補遞翻史作遞公鎮

考異曰薛今從實錄

獲將士三

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

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縣漢平陸縣舊

治殷密城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為中都縣移於今治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

中都為汶上縣殷密城宋白續通典作致密城

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

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屬

歸興唐

自朝城行營遣歸魏州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帝

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

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

史言帝此

行非有廟勝之策

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

帝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

壬申帝以大軍自揚劉濟河癸酉至鄆州

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

敗之

敗補邁翻

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

少頃謂少頃刻之間

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

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

按薛史夏魯奇嘗事梁祖

與彥章素善故識其語音騎奇寄翻

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躓

刺七亦翻重直隴翻

躡陟利翻

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

監古銜翻

曹州刺史李知節

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

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

劉知俊自徐降梁自梁降岐自岐降蜀為蜀所殺

彥

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

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

州

將即亮翻九域志中都東南至兗州九十里

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

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

傳其創

創初良翻

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

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

分扶問翻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

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

往諭之

復扶又翻

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

佶其吉翻

彥

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

嗣源曰

屬之欲翻

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卿從紹宏輩

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卿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

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

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

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

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

傳讀曰附

然後觀釁而動可以

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

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

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

即謂段凝所決

護駕水

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

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

陳讀曰陣

晝夜兼程信宿可至

段凝未離河上

離力智翻

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

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

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

帥讀曰率趣七

俞翻

乙亥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

昇音余又半如翻

遣中使問

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

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

之

今汝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

丁丑至曹州

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梁

守將降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

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

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

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懟直類翻怨也將若之何

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梁太祖鎮宣武敬翔即為幕屬以至為相

汜于梁亡故自言受恩殆將三紀以此觀之則知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史言翔在幕府三十餘年誤也

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門生故吏下至僮奴呼主

人之子皆曰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

言不可事見上小人朋比指趙張也致有今日今唐兵且

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

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為決河之水所限其道回

遠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

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

張良

陳平以智輔漢高祖定天下後之言智者率稱之為于偽翻

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

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

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

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注與前注王

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十里之差蓋九域志於大梁注及滑州注其道里遠近自有微差者今不敢

輕改因兩存之中間若此類頗多

復限水不能進

復扶又翻

時城中尚有控

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

帥讀曰率

命開封尹

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

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

陝式冉翻

或言其誘致禁軍

欲為亂

誘音酉

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

友能反見上卷
梁龍德元年

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

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

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莊

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况其從弟嘗為亂者豈得獨存故附於此

梁主

登建國樓

大梁宮城南門曰建國門其樓曰建國樓

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

野服

衣於翻

齋蠟詔促段凝軍

蠟詔猶蠟書也

於上故謂之蠟詔

既辭

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

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考

異曰莊宗實錄麟作麟今從莊宗列傳及薛史

凝本非將才

將即亮翻

官由幸進

凝

以其妹得進事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太祖乾化元年

今危窘之際

窘渠

望其臨機

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

終為陛下盡節乎

終為于偽翻下臣為同

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

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瑄請自懷

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

復扶又翻王古岳翻紓商居翻緩也難乃旦翻

梁主曰

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王俛首久之

俛音免

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

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

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

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

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一百

七十五里從才用翻溫韜由趙巖得許州見上卷梁龍德元年

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

吾世讐言理難降首

降戶江翻首式又翻言以事理推之難于迎降而自首也一讀降首皆如

字言難低頭為之下也

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

斷音短

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

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

剄劉古
隕翻

梁主持之曰與

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約

約上當
有儉字

向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弃敬李舊臣

敬翔李振皆
佐梁太祖者

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唐天祐三年梁受唐
禪歲在丁卯三主十

七年已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

大梁城北面
二門封丘門

在西酸棗門在東梁開平元年改封丘門為合曜門時
人猶以舊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為宣陽門又汴

京圖京城北四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

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

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

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梁開平元年改為乾象門晉天

福三年改為乾明門

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

勞力到翻

下勞賜同

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

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

之

帝於此際可謂喜而失節矣宜不能保有天下也勝音升

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

以其首獻

考異曰實錄帝慘然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識其面按莊

宗漆均王首藏之太社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

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

吾輩相與朝新君乎

朝直遙翻下同

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

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

曙

曙常怨翻天明為曙

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

梁以李振為崇

政使故以稱之

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讐

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

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

復扶又翻

帝宣赦赦之趙巖

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

元徽趙巖可為帖惟冒貨之戒

昭圖復名韜

梁賜溫昭圖名見二百六十九卷均王貞明元年

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

太社

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

段凝自滑州濟河

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

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

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

帥讀曰率勞力到翻

慰諭士卒

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

臣見者皆欲齧其面扶其心

訖恨沒翻又下結翻齧也扶於決翻

丙戌詔

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為萊州司戶蕭頊為登

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

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

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

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

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

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卷唐僖

宗廣明元年從才用翻

顗萬年人

萬年屬京兆府唐為赤縣時復以京兆為西京

翹教之

孫封教仕唐武宣朝入翰林位至尚書僕射

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

王龜式之兄也

唐咸通間有名

段凝杜晏球上言

上時掌翻

偽梁要人趙巖趙鵠張

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
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博

囉鄂博叛兄弃母負恩背國

博囉鄂博弃梁見二百七十卷貞明四年背蒲妹翻

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
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
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弓上

自鏤姓名

弓古我翻又公旱翻箭莖也鏤郎豆翻

射帝中馬鞍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

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

譽音余

恩寵隆異己丑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

諸將校並不議改更

將即亮翻校戶
教翻更工衡翻

將校官吏先奔偽

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

中領成德節度使

賞決策滅梁之功也

宗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

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

晏球曰李紹虔

後各復本姓名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

宗奭來朝復名全義

梁改張全義名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

獻幣馬

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

繼岌皇嗣也豈可兄事梁

之舊臣存紀皇弟也既使其子以兄事全義又使其弟以兄事全義唐之家人長幼之序且不明矣是後中宮又從而父事之嘻甚矣晉陽之主好貨而已宜知有綱常哉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

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

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

但鏹其闕室削封樹而已

張全義猶不忘梁祖河陽之恩鏹初限翻削其封樹者藥

其墳赭其山也

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

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時以鎮州為北京魏州為東京

帝

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

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

鄂行營都統印

梁命殷為洪鄂行營都統

上本道將吏籍

上時掌翻

荆南

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

以獻祖諱國昌

也更工衛翻

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

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

高季昌為梁將

事始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

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

從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

曰公前沮吾計

謂自鄆州遣使會兵徐溫欲以舟師浮海北進時也事見五月

今將奈

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

出數年將有內變吾界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善哉

也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

皇帝致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

帝辭禮如牋表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

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

因代為壽州團練使

霍丘吳之邊邑徐知誥命王稔以巡邊為名因代泰章

以泰

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

詰去

詰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

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

它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

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欲以

法繩諸將請收秦章治罪

治直之翻

徐溫曰吾非秦章已死

於張顥之手

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

今日富貴安可負之

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

偽翻為于

彗星見輿鬼

長丈餘

輿鬼五星秦雍州分彗祥歲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長直亮翻

蜀司天監言國

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

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

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

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右補闕張雲上
四氣玉局其一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

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

徹教列翻

故彗星見此乃亡國

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郭崇韜

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
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
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
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
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

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

批蒲結翻又匹速翻

反手擊也

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

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于中牟踐民稼

九域志中

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踐慈演翻

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

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

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

邪

好呼到翻下好采同

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

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

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

書云仰侮君子罔以盡其心况使伶人侮弄之哉

亦反

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

無材而干

利祿者何可勝數哉

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

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

奏事嘗屏左右問之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

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巖常以兄事之

孔巖當作孔謙

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

倨

岐王李茂貞自以與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鎮又各以有功賜姓附唐屬籍義猶兄弟故于帝以季父自

居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

筭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考異曰實錄甲辰議脩洛陽太廟按梁

以汴州為東京洛京為西京莊宗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真定為北都及滅梁廢東京為汴州以永平軍為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為何京若以為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為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為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質正故但謂之洛陽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

事之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為成德軍

是年四月於鎮州建北都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

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

紹冲紹冲多齋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

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

偽為翻于

溫韜發唐山陵殆

偏

事見二百六十七卷
梁太祖開平二年

其罪與朱溫相埒耳

埒龍輓
翻等也

何

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

其罪竟遣之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

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

見任
謂見

在官者見
賢遍翻

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

朝會之
序武官

班於西故曰西班

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

陽聞楊劉陷而止

事見二百七十卷貞明三年

其儀物具在張全義

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

唐東京亦有太廟末世東遷嘗嚴奉故張全義請上脩謁

即

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為宣武軍汴

州梁以宋州為宣武軍詔更名歸德軍

梁都汴徙宣武軍額于宋州更

工衡翻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議者以郭崇韜勲臣為

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

朝直遙翻下同

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為太祖冊禮

使皆耆宿有文宜為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未亡北人

皆稱其有宰相器

三人者皆仕梁廷珪琪為太祖冊禮使必唐之時嘗奉朝命冊晉王者也

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

諳烏含翻

丁巳以光胤

為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

趙光逢見二百

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

說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

薛逢唐會昌間有文聲

光胤性輕率喜自矜

喜許記翻

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

梁朝罷相

梁均王貞明元年趙光逢罷相

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

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租

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

言欲專租庸使一司事務也使疏吏

翻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

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出張憲守魏州

戊午

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已

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

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

從千容翻

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

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

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辛酉復以永平

軍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

梁改長安為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三年改

京兆府為大安府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

至洛陽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為行宮 以耀州為順義軍延州

為彰武軍鄧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雄軍安州為安遠

軍

帝既滅梁特改梁所置軍名耳凡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耀州曰崇州改義勝軍為靜勝軍乃岐所置延

州唐保塞軍岐為忠義軍鄧州梁為宣化軍晉州自餘
梁始為定昌軍後改建寧軍安州梁為宣威軍

藩鎮皆復唐舊名 庚辰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

朝律令格式

梁改定律令格式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四年本朝謂前唐也

悉收舊

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

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

下戶嫁翻

從之 李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所為欲北走契丹

走音奏

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為

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

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

於國

先令公謂繼韜父嗣昭嗣昭官中書令故稱之

主上於公季父也

李嗣昭以晉王

義兒於上為兄上於繼韜為季父

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

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

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

稱尺證翻遺唯李翻為于偽翻下亦為同

繼韜初

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

宮見帝泣請其死

復扶又翻下復賂子復同

以其先人為言又求哀

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為之言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

見賢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弟義成節度使同

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

繼韜兄弟欲殺存渥事見上卷梁均王龍德二年梁改滑州義

成軍為宣義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

軍帝復唐舊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天子復遣已撫

安之事泄辛巳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

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召權

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室料簡妓妾

料音聊妓

搜校貨財不時即路

即就也

繼達怒曰吾家兄弟

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

繼韜及其二子并繼遠為四人

大兄曾無骨肉

之情

繼韜兄弟七人繼傳居長故呼為大兄

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

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曰

史炤曰列祭戟於門故曰戟門帥讀曰率衰倉回翻呼火故翻

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

牙宅即使宅也

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募市人得千餘

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

東門潞州牙城東門也

盡

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剄

從才用翻

剄古頂翻

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洛陽盧蘋來奉使嚴可

求預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

唐主荒於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高季興在洛陽

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

伶官謂伶人及宦官也厭於鹽翻

季興忿之帝

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

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

羈留不遣弃信虧義沮四海之心

沮在呂翻

非計也乃遣之

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

九域志洛陽東至許州三百一十里

謂左右曰此

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

言彼此俱失也

過襄州節度

使孔勅留宴中夜斬關而去

勅渠京翻 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已行決旬莊宗

且悔遽以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親吏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佳而生不若去而死遂弃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果至劉訓度其去遠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使追之不及按季興自疑故斬關夜遁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薛史 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

免虎口

梁震所言見上幾居依翻

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

以莊宗新得天下故曰新朝朝直遙翻

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

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

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

戰守之備

史言帝荒淫驕矜為
鄰敵及森雄所窺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二

起開逢渚灘盡旗蒙作
垂十月凡一年有奇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

李存
審奏

也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

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

州

陝失冉翻監古
銜翻將即亮翻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

萬機事繁居第且遠

復扶又翻豆盧革時為首
相故稱之為首座相公

租庸簿

書多留滯宜更圖之

請改用人為租庸使孔謙
意欲自得之也更工銜翻

豆盧革

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

今俗謂借錢為便錢言借
貸以使用也時租庸錢皆

入省

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

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

久典金穀

自帝得魏博孔謙
即為支度務使

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

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名之謙彌失望

謙自去年四月帝
即位之初即望為

祖庸使事
見上卷

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

聞帝自大梁入洛懼移兵西伐

也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曠入貢

李繼

曠以鳳翔行軍司馬領涇州節

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

比肩

前朝謂唐僖昭之朝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

特

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曠中書令

遣還

曠魚險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

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

唐末

誅宦官其有逃逸者散投外鎮及為私家所養畜野玉翻

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

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

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

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士人為內諸司使

時所存者九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城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廐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

內諸司使其官亦多

至是復用宦者寔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

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

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為後諸藩鎮乘變殺監軍張本

契

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

史董璋戍瓦橋 李繼曠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

牛語

倨翻

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孔謙

惡張憲之來

時自魏召張憲復為租庸使憲方正故謙惡其來惡烏路翻

言於豆盧

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

乎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

居朝廷衆人輔之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崇

韜

為于偽翻

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為租庸

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

易以鼓翻

李存審奏契丹

去復得新州

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

戊午敕鹽鐵度

支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

租庸使之權愈重矣

上遣皇弟存渥

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

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

帝即位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陵曰永興

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三陵皆在代州雁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豈專

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義甚正為太后太妃俱以憂邑成疾張本

太后至庚申上

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二月己巳朔上祀

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

斂力
瞻翻

凡赦文所蠲者謙

復徵之

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

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

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

遺唯
季翻

所親或諫之

崇韜曰吾位兼將相

郭崇韜為樞密使加侍中領成德節樞密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

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

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

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

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

為于偽翻
郭崇韜受

饋遺未足以安藩鎮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之惡

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

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

勞力

到翻先
悲薦翻

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

供居
用翻

方鎮貢獻者

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
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
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

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

積子賜翻
又如字

可令租

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

之

李繼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于晉陽
故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貲沒官

軍士皆不滿

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為後諸軍
離叛張本

河中節度使李繼麟

請權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

每三月一輸鹽課於省
也權古岳翻解戶買翻

已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權鹽使 辛巳進岐王爵為

秦王

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
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

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
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
王也通鑑考異正本在二年正月
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今移置於此仍不名不拜 郭崇

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甸使掌甸三司財賦以紹宏

為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

李紹宏恨郭崇韜見
上卷元年甸音鉤

徒

使州縣增移報之煩

按薛史云同光元年十一月以李紹宏兼內甸凡天下錢穀簿書悉

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與此有歲月之差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

以天下為已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

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僥堅堯翻

宦官疾之朝

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

腕烏貫翻

豆盧革韋說

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

說讀曰悅華戶化翻

公世家

雁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謀嘗聞先人

言上距汾陽四世耳

譜博古翻藉錄也謀徒協翻漢郊祀歌披圖按謀蘇林注曰謀譜第

也汾陽王謂
郭子儀也

革曰然則固從祖也

從才
用翻

崇韜由是以膏

梁自處多甄別流品

處昌呂翻
別彼列翻

引拔浮華鄙弃勲舊有

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

為名流所嗤

嗤丑之
翻笑也

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舊怨之於

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

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

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

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二欲以劉天人為皇后

先恭
薦翻

而

有正妃韓夫人在

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曰燕國夫人伊氏次魏國夫人

劉氏

太后素惡劉夫人

按歐史劉氏為袁建豐所得內之太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

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妒悍也

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

於是所親說崇韜曰

說式

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

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

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

夫人劉氏為皇后

郭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以自禍也為殺郭崇韜張本帥讀曰率下同

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

販鬻之

採木為薪採草為蘇果藪也茹菜也

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

一上天子一上中宮

上時掌翻

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

施尼師而已

施式政翻

是時皇太后詔皇后教與制敕交行

於藩鎮奉之如一

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

詔蔡州

刺史朱勅浚索水通漕運

水經注車闕水出於嵩渚之山發于層阜之上源兩枝

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為索水西注為車闕水索水在成臯北勅渠京翻索山客翻

三月

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

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

不憂國政

沈持林翻

臣恐啟北敵之謀

北敵謂唐也

不聽

乙巳

鎮州言契丹將犯塞

此據諜報而上言也

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

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

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斌悲巾翻

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李存

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

李存審時為蕃漢馬步軍都總管

不得預克汴

之功感憤疾益甚

李存審自滄徙幽時已寢疾

屢表求入覲郭崇韜

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覩龍顏乃許之初帝嘗與

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

存賢本許州王賢少

為軍卒善角觝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技渠綺翻

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

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

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

言矣

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鎮可以戲取矣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新城縣屬涿州唐太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匈奴須知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

勲臣畏伶

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

兵柄帝不許自唐末喪亂

喪息浪翻

搢紳之家或以告赤

鬻於族姻

赤當作勑鬻於族姻則既非矣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姻者乎

遂亂昭穆

昭上
招翻

至有舅叔拜甥姪者

言舅拜其甥叔拜其姪也

選人偽濫者衆

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

銓司吏部也選須絹翻覈下革

翻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

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

注官者

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

號戶刀翻

或餒死逆旅

唐室諸陵先為溫韜所發

帝不能正溫韜之罪見上

卷上

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按視諸陵使皇

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夏四月己巳朔羣

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唐諸帝尊號皆有孝字蓋因漢

制今此又因唐制也

帝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盛稱帝威德

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

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

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

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

上時掌翻糗去久翻治直之翻艦戶黥翻言治戰艦

欲以防峽江

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

後

蜀置武德軍於梓州

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庚辰賜前

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李紹真

唐既滅梁改陝州鎮國軍為保義軍

秦

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曠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

李繼韜之求世襲也改昭義軍為安

義軍繼韜誅

見上卷上年

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

州立謂其衆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

晉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戍蓋以備

耳梁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益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

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

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為絕塞也唐人謂沙漠之地為沙場

豈涿州之地乎楊立以此言激怒潞兵耳

事成富貴不成為羣盜耳因聚譟

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弃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

度使李嗣源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

部署之官始見於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任帳前都指揮

使張廷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孔謙貸民錢

使以賤估償絲

估音古價也以錢貸民而

屢檄州縣

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

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

斂力贍翻

陛下革故鼎新為

人除害

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為于偽翻

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

趙巖復生也

復扶又翻

今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

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

稱舉也貸借也

人何以堪臣惟事天

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

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下戶嫁翻

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

上

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壤

閩人擊之漢主敗走初胡柳

之役

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

之

帝思周匝而不思周德威此其所以亡也

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

汴入

見上卷上年
見賢通翻

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

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

內梁

園栽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栽接使貞元中
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栽接使國朝止名內

園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

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

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

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

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

三人謂周匝陳俊儲德源也
周匝李存賢之事帝自以為

踐言矣可

以為政乎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

為于偽翻

五月壬

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憲州本樓煩監牧唐昭宗

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

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

不憤歎

宜其離叛也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

為諸道僭竊者尚多

當是時諸道奉貢者有所不論如蜀如吳如漢皆唐之諸道也

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

乏者多

此正時病也

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

羨戈戰翻更

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

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
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
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還

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考異
曰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

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
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

國十一月己未朔遣彬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耆舊
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笏

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
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然則嚴為回信

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
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

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已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鐸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祿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

蜀書年月

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

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

謂之入草物

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

嚴還以

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

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

騃語騃翻遠丁

願翻昵尼質翻比毘至翻

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

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

厭於鹽翻
紊音問

君臣上

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

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

為伐蜀
張本

帝以潞州叛故

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

防毀

城之具慮天下將卒有憑城而拒命者耳然趙在禮
攻魏而魏不能守趙在禮據魏而攻不能拔而帝由
是亦死於亂兵防患
之道固不在此也

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於幽州

李存審受宣武
之命而未離幽

州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

里

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

四十年間位極將相

言以節度

使同平章事也

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

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

爾父起家如此也

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

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

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

多為所掠

壬戌以李繼曠為鳳翔節度使

副李茂貞帥岐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

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問道入貢故命之

唐懿宗咸通八年張

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蓋曹義

金亦已老矣

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

莫

定翻

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

城而上

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

明

比必利翻及也下比起同

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

不悅

以張廷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

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

子礫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

礫陟格翻

潞州城池高深帝

命夷之

夷平也

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

節度使同平章事

梁都汴移宣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

德軍

留宿衛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

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

喪息

浪翻

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

復扶又翻

為汝求昏

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

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

趣讀曰促

比起顧

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

史言帝憚

劉后之
如悍

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

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

自副總管
陞都總管

秋

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

復扶
又翻

又厚賂伶官

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為

避事將置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梁所決河連年為

曹濮患

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
王貞明四年濮博木翻

甲辰命右監門

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塞悲則翻
幾居豈翻

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

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

處昌呂翻

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

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

勃海時為

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高麗肅慎之地倚居蟻

翻乃先舉兵擊勃海

之遼東遣其將托諾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

地

燕於賢翻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鐸為

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

帥讀曰率

乙亥以長直

馬軍使林思鍰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租

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

恍許昉翻惚音忽治直之翻景

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

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

姓名

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于汴州富人李讓闢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祖以李

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

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

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

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以是為功臣之號以寵孔

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怨其能久乎為明宗誅譙張本

帝復遣使者李

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復扶又翻下復蹂同

癸卯帝獵

於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

伏於叢薄

草聚生曰叢草木交錯曰薄

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

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

蹂人九翻又如又翻踐慈演翻

使吏

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

獵諫

一也中年令幾不免於死洛陽令乃蒙勞遣者意必有伶官為之容也夷考何澤終身之行實非亮直之

士澤廣州人也

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蜀前山南節度

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
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
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
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
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
路應援招討使

蜀置鎮江
軍於夔州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

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

知有紊規程

使司謂節度使司也紊音問

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

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嫁翻

敕朝廷故事制敕

不下支郡

節鎮為會府巡屬諸州為支郡

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

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廷近事

時以梁為偽廷黜之也

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

牒觀察使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較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司雖有此

敕竟不行

史言徵斂嚴急但期趣辦竟不奉敕而行

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

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

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

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

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為安重霸皆王承休而降唐張本

吳越王鏐

復修本朝職貢

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修本朝職貢

壬午帝

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

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

皆用竹冊

竹冊編竹為之以存古意

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

曲從繆意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

鎮

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畧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

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為赤縣

徐溫自金陵來朝

白沙楊子縣地五季之末改楊子為

永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楊州永貞縣迎鑾鎮為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真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為楊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

度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更工衙翻

先是溫以

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

先悉薦翻

虔防制王甚急

使鍾泰章殺張顥閉牙城門討朱瑾皆翟虔也故徐溫親任之翟直格翻

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

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

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

須者意所欲也求也

溫頓首謝罪

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

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

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主

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

唐國通好使今從之

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李彥稠至蜀見上九

月還從宣翻又如字

癸卯帝帥親軍獵於伊闕

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餘

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宋朝省伊闕縣為鎮入伊陽縣帥讀曰率命從官拜梁太祖

墓

梁祖帝之仇讎前欲發墓斲棺今使從官拜之何前後之相違也從才用翻

涉歷山險

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衆

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卒折而設翻

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威

武城戍召闕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

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賜護國節度

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

勝衣者即拜官

勝音升

寵冠列藩

朱友諒之寵乃所以連禍也是其反覆多

矣能無及乎
冠上喚翻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

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

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初格之得罪

事見二百七十卷
梁均王貞明四年

中書吏王魯柔

乘危窘之

窘渠
隕翻

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

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

之端也

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垂亡
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為相者得

免禍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蜀主恃與唐和而徹邊備是馴狎虎豹而不嚴設圈檻也

己巳命宣武節度使

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

契丹

命李嗣源將兵赴鎮因而北出備邊

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

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

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

彊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

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婢屈膝於人

志在求貨耳惡可以母天下乎彊其兩翻復扶又翻

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

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

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

卒子
恤翻

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

往來問遺不絕

遺唯
季翻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

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

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

為于
偽翻

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

公

史言蜀政之亂有
唐末之所無者

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

是年十
月蜀方

置龍
武軍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

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

蜀以成都
城為京城

延瓊以外

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蜀主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

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為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衆之所

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

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

同光之初以鎮

州為北都太原為西京尋廢北都復為鎮州以太原為北京嵐盧含翻

辛卯蜀主改

明年元曰咸康

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

是歲蜀

主徙晉王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

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

鼎為魯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

宗智宗平皆罷軍役

蜀以諸王為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三年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丙申敕有司改葬昭

宗及少帝

以其遭朱溫之弑葬故多闕也少詩照翻

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後唐自以為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以為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

書之以見識

契丹寇幽州 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興

唐

時以魏州為興唐府

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

禦決河

遙隄者遠於平地為之以捍水治直之翻

初李嗣源北征

謂去年北

御契丹時也

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

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

往軍中取之

往嗣源軍中取細鎧

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

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

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

比毘至翻同光元年帝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告天即位

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

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

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

從干容翻

帝立命兩虞候毀之

兩虞候馬軍虞候及步軍虞候一曰左右兩虞候

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

祥莫大焉

背蒲妹翻張憲郭崇韜相與私議而不敢廷爭以帝之驚悍而不可回也

二月

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度使

李紹斌至明宗時復

姓趙賜名德均德均守幽州不為無功其後乘危以邀君外與契丹為市不但父子為虜幽州亦為虜有美

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

敗補邁翻

上以契丹為

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

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為便時

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

欲使二人兩易節鎮

崇韜辭曰

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

侍從才用翻

時贊聖謨致位至此常不

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

關東衝要

汴州在成臯關之東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衝要之地也

地富人繁臣既

不至治所徒令它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

上曰深知卿忠薰然卿為朕畫策襲取汶陽保固河津

既而自此路直趨

大梁成朕帝業

為于偽翻取汶陽謂取鄆州保固河津謂

築壘馬家口與取大梁事並見
上卷元年決音問趨七喻翻

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

朕貴為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

已上乃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漢主聞

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

覘丑廉翻

又丑
艷翻

甲申詞至魏

時帝在
魏都

及還

還從宣
翻又如字

言帝驕淫無

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復扶又翻無
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漢主既知唐之不
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

帝性剛好勝

好呼
到翻

不欲權

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宦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

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

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

政在吾安得為其子奏請

得為于偽翻

乃黜從珂為突騎指

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

石門鎮即唐之橫水柵帥讀曰率

嗣源憂恐

上章申理久之方解

上時掌翻申者重也重自理說

辛丑嗣源乞至東

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

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

李嗣源為中書令藩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故以稱

之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

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為李嗣源疑懼張本郭崇韜其亦自知為伶宦所忌乎

已

西帝發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

示羣臣以為樂

此即帝自言我於十指上得天下之故態也樂音洛

洛陽宮殿

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

符呪者攘之

符水厭祝巫覡挾術以欺世者為之攘却也

宦者曰臣昔逮事

咸通乾符天子

逮及也咸通唐懿宗年號乾符僖宗年號

當是時六宮貴賤

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

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

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

還從宣
翻又如

字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

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

諸營謂魏州
諸營也史言

帝之結怨于魏卒者
非一事從才用翻

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

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

唐之盛時以洛陽為東都同光
之初以晉陽為西京魏州為東

京尋以洛陽為洛都今復唐舊以洛陽為東都則亦復
以長安為西京矣晉陽之西京先已改為北都洛陽既

復東京之舊又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然相州乃古鄴
地魏州治元城非鄴地也鄴戰國時為魏邑漢為鄴縣

魏郡治焉漢末曹操為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暉都鄴置
貴鄉縣屬昌樂郡水經注所謂沙丘堰有貴鄉者也隋

開皇三年罷昌樂郡貴鄉縣屬魏州遂為州治所此時
與興唐縣並置於鄴下興唐本元城莊宗以魏州為鄴
都特以漢魏郡治鄴曹操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
州自隋以來治安陽而鄴為屬縣魏州相州治所皆非
也古鄴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初五臺僧誠惠以

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

降戶江翻

命風名雨帝尊信之

親師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

帥讀曰率

誠惠安坐不起羣臣

莫敢不拜時大旱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

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

謂者告語之也

官以師祈雨

無驗將焚之

官謂莊宗師謂誠惠

誠惠逃去慙懼而卒

史言異端率妖妄不

足信

庚寅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卒 太后自與

太妃別

二年正月太
后離晉陽

常忽忽不樂

樂音
洛

雖娛玩盈前未

嘗解顏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

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

兄弟欲自往省之

省悉
景翻

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

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薨太

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是得疾

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帝力諫而止

離力智翻太后之悲
慕以太妃有以得其

心耳

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

事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帝苦溽暑溽儒欲翻溽暑

濕熱也

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稱尺證翻宦者因言臣

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唐都長安大明宮東內也

興慶宮南內也觀工喚翻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

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

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

為于偽翻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

無關經費

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其費仰于租庸使者

然猶慮崇韜諫遣中

使語之曰

語牛倨翻

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

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

被皮義翻

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

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

未滅

勅渠京翻

深念離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

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

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

郭崇韜之言其指明居養之移人可謂婉切其如帝不聽何

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

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

卒子恤翻

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

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

聽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吳鎮海節度

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

陳彥謙徐溫所親信者也

徐知誥恐

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

遺唯季翻下同屬之

欲翻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為嗣

以父子血氣所

屬之親感動徐溫

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

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

省悉景翻

帝不許壬寅太

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八月癸未杖殺河南令

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強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

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托書積几案一不報皆

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

以貫高仇惡之

仇苦浪翻
惡鳥路翻

遣婢訴於皇后

劉后以父事
張全義故得

遣婢出
入宮掖

后與伶宦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自往壽安

視坤陵役者

九域志壽安縣在洛陽西南七十里五代
會要曰上欲附太后於代州太祖園陵中

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
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漢朝諸

陵皆近秦雍國家園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勅應勲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理未為允於是作坤陵

道路泥濘

濘乃定翻淖也

橋多壞帝

問主者為誰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獄吏榜掠

戶下

嫁翻榜音亮

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

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

帝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寃之

羅貫之死崇韜可以去而不能去自致夷滅哀哉

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

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九月蜀主與太

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宫

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三里

杜光庭曰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山乃第一峯也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宮在高臺山丈人祠之側高臺山在岷山上有天池

遂至彭州陽平化

彭州濛陽

縣北四十里有葛仙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

漢州三學山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

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
有益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

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

改鄧州宣化軍為威勝軍
段凝降賜姓名李紹欽事

並見上
卷元年

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

朔

離力
智翻

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

都統

安祿山之亂玄宗分命諸子
為諸道都統此唐故事也

成其威名帝曰兒幼

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

岌克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克東北面行營都招討

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
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曠充都供軍
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
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

馬步軍都指揮使

李令德朱友謙之子也李紹琛康延孝也皆降唐賜姓名陳讀曰陣

西

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
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
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内招撫使將兵六萬伐

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

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荆南節

度唐末之亂王建據蜀併而有之

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

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

謁

李從襲等皆宦官也

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

參預都統軍機 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

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

有薦引舊恩

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

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

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

帥所類

又薦鄴

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蜀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

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

昭

遺唯季翻韓昭諛
佞蜀主狎而信之

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

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

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

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

上時掌翻
幾居依翻

其畧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

長富貴

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

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

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

瘴之亮翻
罷讀曰疲

鳳翔久為仇

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

好呼到翻言無
事舉兵東出恐

因而
致寇

先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意頻離宮闕

離力
智翻秦

皇東狩鑾駕不還

見秦
紀

煬帝南巡龍舟不返

見隋
紀

蜀都

強盛雄視隣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

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

見九十七卷晉
孝宗永和三年

劉

禪降於鄧艾

見七十七卷魏元帝
景元四年降戶江翻

山河險固不足憑恃

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侯主上西歸

自秦州歸成
都曰西歸

當

使獄吏字字問汝

蜀主歸未及以問蒲禹卿
而韓昭身首已異處矣

王承休妻

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

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

官陳又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

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

自寶雞入散關
則涉棧閣之險

人心易搖

易以
翻

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又薊州人也

薊音
計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

王承捷告唐兵西上

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唐自關東進兵攻蜀為西上上時掌翻

蜀

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已

沮在呂翻

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

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李紹琛

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禔

等知不能守亦降

考異曰實錄至鳳州王承捷

十月戊寅魏王繼岌以鳳興文成四州降

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等降按今故鎮在鳳州西四程延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鎮又蜀之守禦必在鳳州之東或者當時鳳州之東別有威武城亦名故鎮非今之故鎮歟

景思秦州

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

因倍道趣鳳州

縱敗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踵其後以趣鳳州趣七喻翻

李嚴飛

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曠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

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

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

一決者一決戰也復扶又翻下同

今饋運將竭

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

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

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

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

是日崇韜入散關之

日也蓋
即丁丑

宗韜喜謂李惠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

道而進

復扶
又翻

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

四州州印及武興節
度使印及旌節也

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宗韜曰平

蜀必矣

兵威已振有糧
可因知功必成

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

度使已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

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

東川
謂梓

遂諸州山南
謂興元諸州

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

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

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

深渡

從才用翻深渡在利州綿谷縣北大漫天小漫天之間

千里相屬屬之皆怨

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

龍武糧賜優厚事見上年

它軍安能禦

敵李紹琛等過長舉

長舉漢沮縣地西魏置盤頭郡隋置長舉縣唐屬興州九域志在州

西一百里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

先治橋棧以俟唐軍

璉力展翻治直之翻棧士限翻

由是軍行無險阻

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弃城走紹琛等克興州

考

異曰實錄甲申魏王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岌郭崇韜至威武城今從之

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

棄城走

九域志興州西至成州二百一十五里

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

于三泉

三泉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四十五里有百牢關金牛道之險

蜀

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

泉由是軍食優足

優饒也

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

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

桔古屑翻
斷音短

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

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

以三泉之敗也

李紹琛晝夜兼行

趣利州

九域志三泉西至利州一百八十九里趣七喻翻

蜀武德留後宋光祿

遺郭崇韜書

遺唯季翻

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

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

背蒲昧翻宋光祿謂蜀為本朝朝直遙翻

崇韜

復書撫納之乙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祿以梓綿劍

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

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

渠州潯山縣唐武德元年置潯州八年州

廢以潯山縣屬渠州當是蜀復置潯州也麟當作潯音力珍翻又唐貞觀中置麟州以處生羌歸附者屬松州

都督府唐至德後淪沒久矣當以渠潯之潯為是

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

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

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

欲自秦州掩擊唐軍之後

重

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

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

赴

難乃旦翻

願與公俱西

言自秦州西赴成都

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

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

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

承休上道

以從才用翻上時掌翻

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

得秦隴

蜀得秦隴見二百六十卷梁均王貞明元年

若從開府還朝

朝直翻誰

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

蜀益加王承休開府儀同三司故稱

之為于偽翻下為陳同守式又翻

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

副使王宗汭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

抄楚交翻

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

此自秦州取道

文扶循山至茂州也為王承休宗汭為魏王繼岌所誅張本比必利翻

重霸遂以秦隴來

降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

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

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鑠斷江路

斷音短

李

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鑠不能進退

絙音

掛矢石交下壞其戰艦

壞音怪

季興輕舟遁去

使蜀之邊帥盡如張

武散闢豈易入哉為後既而聞北路陷敗以夔忠萬三

孟知祥復用張武張本

州遣使詣魏王降 郭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

遺唯季翻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勲等

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

九域志簡州金水縣有白芳鎮芳都聊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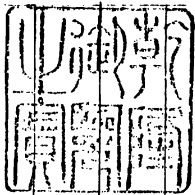
宗弼懷

中探詔書示之曰

探吐南翻

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

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